



融合： 2018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关键词

□ 阎晶明

不用怀疑，2018年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不同凡响的一年。如果必须用一个词概括这一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特征，会很困难，从状态上来说，应该就是“井喷”。从年初开始，一部接一部长篇新作的出版引发了人们的不断热议。这种“井喷”式的创作态势发展到底，更是有了一种拥挤的感觉，值得评说的长篇小说新作一部接着一部，以至于要概括总结2018年的小说，一下子还无从下手。

比起数量上的多，2018年的长篇小说在艺术上所呈现的风貌更让人兴奋，小说的质量有了整体的提升。要从理论上概括这些百花齐放式的艺术创新，当然也是很难的。

前几天看了一部关于交响乐发展史的纪录片，其中有一句话印象深刻，让我联想到去年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特点。这部纪录片在讲到一位音乐家的时候说，他坚守传统，但是绝不固步自封，他高瞻远瞩，但绝不是现代主义。我觉得，2018年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好像正具有这样的特点。不是简单、浅表的现实主义，也不是虚幻的现代主义。融合，是我想到的一个词。

简单回顾一下，40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风姿多彩，各种风格、各种艺术形式、各种艺术手法，我们都耳熟能详，都能找到对应的文本。总体上说，现实主义和先锋小说处于长期的此起彼伏的状态。发展到今天，到了2018年，我的看法是，这两者有一种融合的趋势。

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和现实主义，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两种创作，甚至就是指称两类作家，他们有时可能还是格格不入的。后来的情况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我们的小说评价体系、角度都在不断地多元化。读者的认可度，简单地说就是发行量，艺术形式转换的可能性，简单地说就是影视剧的改编机会，再比如文学评奖的价值导向等等，都让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一种整体上的变化。

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很多从前的先锋小说家，逐渐转向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路径，甚至很多过去以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见长的作家，也开始把创作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创作长篇小说上。以至于我相信，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小说家是“讲故事的人”这个概念，会引起很多争议，但是现在提出来，大家都会认可。

2018年，小说创作的一个特殊意义还在于，中国作家正在自觉地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能够自觉地在艺术上打开格局，也就是把先锋文学的诸多艺术元素、艺术手法融入其中。难得的是，这种并存和融合不断呈现在一个作家的同一部作品当中。过去我们说，某个作家是偏向于现实主义，某个作家是倾向于先锋文学，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里看到这两种创作方法的融合。我认为，这种融合使得中国的长篇小说因此既具有传统的根性，又具有与时代相吻合的现代性。2018年，已经

有很多作品可以为我们证明这种艺术融合上的自觉，作家的创作方法也在作品中日趋成熟。

2018年，从90岁的长者，一直到80后、90后的青年，众多作家都有他们的长篇新作发表出版。其中不少长篇作品，在艺术上都给我们带来惊喜，也印证了我所强调的观点，即现实主义与现代性的融合。这些小说或者地域性，或者有历史感，或者刻意融入纪实性，或者刻意打通人兽灵分界。这种既有当下性，又有寓言性，既有来自土地、历史、生活的根性，又有强烈的时代标识和作家艺术自觉的创作，正是我们从理论上和阅读上所期待的小说品质。2018年，长篇小说的收获，其中所创造出来的艺术高度值得我们铭记，更值得我们深入评说。从艺术融合的角度来说，亦是如此。

我们曾经膜拜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并不神秘或者神乎其神，不少在这一概念下的小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一部作品里把多种艺术元素、艺术手法拼接、拼贴，或者说融合在一起。它们是严肃文学，但看上去又是流行小说。小说里有地域风情，有民族历史，有严肃的政治，有民间的传奇，同时还有一种广阔的世界性。一个作家能不能调动整合这些元素，纳入到一个小说当中，使其成为互相关联、交融的小说要素，从而形成一种合力，形成一种小说的力量，这对当代小说家，不仅是中国的小说家，还是世界范围内的小说家，都是一个巨

大考验。其实，严肃主题、传奇色彩、美学抱负，如果这些要素在一部作品当中同时呈现，小说的流通性、小说性、艺术价值，可能会同时得到提升。近20年，一些中外长篇小说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读者，在文学批评上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艺术上的这种融合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过去我们常常把文学按照类别划分，无论是题材、体裁、创作的方式，有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要么余华，要么路遥，要么张承志，要么王朔。但是今天，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中国作家正在走一种相通、融合的道路，这是一种创作实践的追求，也是一种艺术自觉的标志，有很多作品可以支撑我们这样评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8年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具有标志性的一年，包括发表、出版、编辑，也包括批评家的推荐，大家共同形成合力。2018年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收获，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应当会成为值得我们不断评说的话题。



家书不该轻言“退役”

□ 朱广联

的儿子。信中，这位爸爸对于孩子细心叮咛，尤其是当看到他画的“早餐的牛奶，你和妈妈一人一半，不要一个人喝”的地方，爱意满满，趣动感人。清华大学教授刘瑜，在“六一”儿童节女儿百日这天写了一封信。信中年轻的妈妈与孩子谈兴趣爱好，叙理想人生，聊成长成才。暖暖的“小棉袄”，整个抱住不放。“亲爱的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结尾是“愿你一生一世都可以睡到自然醒”。这封信，与其说写给孩子，不如说写给自己，写给家人。当下和未来，都是一份不错的“礼物”。

家书的成色在于“料”。清代郑板桥，老来得子，自然十分喜爱。由于在外做官，父子分居两地。为了孩子的早教，郑板桥亲自选择和自编一些适合儿童启蒙学习的诗歌寄回家，让人教他。他给弟弟墨中写道：又有五言绝句四首，小儿顺口好读，令吾儿且读且唱，月下坐在门槛上，唱与二大你两母亲、叔叔、婶娘听。其情其景，温暖可人。知名作家刘墉，自孩子高中起，常年与儿子刘轩保持书信联络和交流。生活、学习、恋爱无话不说；反驳、抬杠、思变随处可见。相切相磋，斩获双赢。

家书的格调在于“雅”。周总理夫妇堪为榜样。1954年5—6月间，为了实现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的和平，周

思来以外交部长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由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百般刁难和阻挠，会议一开就是40多天。身在北京的邓颖超十分牵挂。一天，乘着信使前往，邓大姐采摘了总理最喜欢的香山枫叶和院中盛开的海棠花并压实，附上纸条“红叶一片，寄上想念”。总理收到后，知道大姐在想他。于6月13日深夜给爱妻回了一信。“超：你的信早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信中附上专门采集的当地一种名贵芍药花，连同红叶，托信使带回，“聊寄思念”。一对恩爱夫妻、革命伴侣，红叶芍药交相传情，互为慰藉。书来信往，朴素而浪漫。这就是家书的力量和魅力。

家书载厚度

好家书，非敷衍之词，应景之作，当是心声之表达。时空为其包裹，岁月为之打磨，离情为之熏烧，别绪为之律动。2001年10月15日，习仲勋90岁生日。当时家人为其举办寿宴，唯有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因公务繁忙而缺席。于是，习近平给父亲写了一封生日贺信。“敬爱的爸爸：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大喜日子。昨晚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既为庆祝您的生日而激动，又因未能前往祝寿而感到遗憾和自责。接着，他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如何继承和学习父亲为人做事的风范，表示要把爸爸的优良品质和

高尚道德情操牢记在心，代代相传。朴实的言语中透出对老爸的崇敬和挚爱。发自肺腑，源于内心，情真意切，读来十分感人。

被称作“2017最美家书”的作者麦家，在他带着《致信儿子》走进央视《朗读者》时，这封他从未发表过的信件，却让自己在朗读时几度哽咽，更让主持人董卿和台下的一些90后、00后目光闪烁，有的止不住哭了。麦家直言“我的儿子青春期特别作、特别叛逆”，“高中开始，儿子把自己封闭起来，三年全部待在家，每天打游戏、上网、聊天、恶作剧”。直到高考时发生了变化，开始学习和冲刺，被一所国外大学录取。麦家庆幸自己没有像父亲对待当年叛逆的自己那样，而是选择了理解包容，选择了陪伴，终于让儿子从自闭中走出来。于是，有了一封整整准备了18年的信，悄悄塞进儿子远行的行囊。这封信，儿子不仅看了，还珍藏进电脑。父爱，浓烈而又厚重。

1957年3月上旬，曾经身经百战的开国大将陈赓，到南京军区检查工作，抽空去雨花台凭吊烈士。事后给妻子傅涯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次在南京，曾乘暇去雨花台凭吊烈士，在许多陈列的照片中，发现了很多是我过去的老战友和难友，一时情不自禁，潸然泪下。因此想到我还活着，较之他们（烈士）占了大便宜，若果我还不振作，如今有些疲惫感的话，那我太对不起他们了。一

位曾在白色恐怖和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从未轻言落泪的将军面对逝去的战友、难友，却潸然泪下，读来着实令人感动。陈赓的泪和信，是在警醒自己和家人，要珍惜当下，要不懈奋进，要为国担当和奉献。体现了一位革命者、军事家的高尚情怀和行动自觉。

家书居高度

家书居高度。“位卑未敢忘忧国”。虽身陷囹圄，工作和战斗一线，面对苦难、得失和生死考验，临大节而不辱，视生死而不辞，历艰难而不悔。

1949年8月，江姐赴难前致信弟弟谭竹安，将儿子托付给他。“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展现了一位巾帼英雄、革命志士的崇高气节和博大情怀。被毛泽东誉为“人民的艺术家”的洗星海，为了用音乐支持和推动抗战，先后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等一大批革命歌曲，对激励鼓舞全国人民抗战，起到了巨大作用。1937年底，洗星海在致母亲的信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希望把洪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起那一切苦难的人们……”抗战斗志，壮阔情怀，令人感佩。

英雄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中，为了掩护部队准时发起冲锋，不惜以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口。牺牲时，年仅21岁。1952年4月，部队出征前，黄继光请人代笔给妈妈写了一封家书。信中写道：母亲大人，男现在为了祖国人民需要站在光荣战斗最前面。男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立功不下战场。这是一位穷苦孩子、普通战士的铮铮誓言，也是他的生命绝唱。

201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位名叫李万君的中年人，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上接过颁发的奖章和证书，并代表全国劳模暨先进工作者在会上宣读倡议书。鲜为人知的是，李万君的成长成才，得益于父亲的一封信。1987年，职高毕业的李万君被分配到长春客车厂电焊车间水箱工段当电焊工。搞电焊又脏又累，半年内28名同学陆续走了25个。李万君也曾想调走，换个好工种。困难时刻，同为客车厂职工、数次当选厂劳模的父亲李世忠，思虑再三，给儿子写一信。李世忠写道：“脏或累，活儿总得有人干，大家都走了，谁来完成任务啊。灯在天光化日下不能引人瞩目，只有在黑夜才显示它的光辉。你要像灯一样发挥光亮，照亮前程。儿子，努力吧！”朴实的情怀，深沉的父爱，让李万君铁了心做一辈子焊工。在他的勤奋钻研和不懈努力下，如今的李万君成为“高铁焊接大师”“大国工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光荣当选党的十八、十九大代表。

“休言半纸无多重，万斛离愁尽耐担。”家书已老，家国情常青。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浪潮冲击，书信红利逐渐减退，但人间真情终难掳掠。人在，家在，家书就在。家书文化将世代相传，并将展示其独有和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都在奔跑
我们都是追梦人
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挥洒着汗水，向前
飞奔

我们都是追梦人
追逐梦想，一路前行
在追梦的路上
我看见“中国天眼”之父
南仁东，艰难跋涉在祖国大西南
喀斯特地貌上的身影
当FAST在贵州平塘
喀斯特洼坑中，落成
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
追逐梦想，漫步太空

我们都是追梦人
追逐梦想，一路前行
在追梦的路上
我看见，黄海开山岛上
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
守岛卫士，一双警惕的眼睛
30多载风吹雨打啊
追逐梦想，以岛为家
让他守卫孤岛的意志更加坚定
满山的野草记住了他的执着与忠诚
呼啸的海风呼唤着王继才的姓名

我们都是追梦人
追逐梦想，一路前行
在追梦的路上
我看见，当台风“温比亚”
撕咬760所南码头时
黄群和同事们义无反顾地
冲向码头
向黄海的巨浪冲去
300米长的码头
试验平台，有他们追逐的强国梦想
今天，黄海的浪花拍打着船坞
依然在为他们歌唱

我们都是追梦人
追逐梦想，一路前行
在追梦的路上
我看见，快递小哥
追逐梦想的脚步匆忙奔波
一刻不停，阳光下那灿烂的笑容
迎着寒风，他们挥洒热汗
夜幕中，消失在远方的背影
爬上一阶又一阶楼梯
楼道里，门铃声响起
那么悦耳，动听
累了，路边打开微信
寒风中传来，他们
向远方亲人报送平安的笑声

我们都是追梦人
追逐梦想，一路前行
在追梦的路上
是一个又一个
自强不息，幸福快乐的面孔
耳畔响起的是
振兴中华，走向复兴的嘹亮
歌声